

财富人物·成功人生



作自己爱做的事和想做的事，这个人一定不会言苦言累。即便真的很苦很累，他也会把这一切当成是自己人生中一段美好的阅历。宋军就是这样一个背着理想主义行囊，走进被称为“沙尘暴故乡”的阿拉善的快乐使者。

宋军：结缘沙海

□文/本刊记者 徐敏 图/雷永生

走进阿拉善

“为什么我们这些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筹建‘SEE生态基金会’来参与中国治理沙尘暴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愈来愈发达，人民愈来愈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好和善，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一

片生机勃勃……我们愿意尽自己所能努力将这样的希望和梦想一步步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这是中国的近百名企业家在2004年6月5日“世界环保日”这一天，聚集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在这个沙尘暴的重要起源地，共同发表的《阿拉善宣言》的一段话。SEE是Society（责任）、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生态）的缩写，代表了该组织的构成和宗旨。

那天晚上，阿拉善月亮湖的圆形会议室人头攒动，近百名企业家中有一位留寸头，一脸络腮胡，带着眼镜的，他就是月亮湖的主人——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宋军。

宋军生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2年，祖籍安徽，1984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建筑工程系，曾任巨人集团企划院院长。1995年创建北京九汉天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1998年开始投身西部建



俯瞰月亮湖

SEE 热启动

宋军在阿拉善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沙漠腹地建一个高级探险旅游度假区。沙漠虽说也是旅游资源，但建度假区的设想依然是大胆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

2001年，宋军投资成立了内蒙古九汉天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独资开发腾格里沙漠月亮湖旅游景区。他四年的艰苦努力没有白费，2004年一年里，初具规模的阿拉善月亮湖旅游度假区迎来了百余名中国顶尖级企业家——柳传志、刘晓光、王石、潘石屹、张朝阳等等，他们到来后慷慨捐助，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刘晓光曾这样描绘阿拉善：“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居然是如此的荒芜，从飞机上看，就像阿富汗一样。”貌似儒弱的宋军其实很精明，他邀请企业家们来旅游，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一旦进入腾格里沙漠，原本休闲的心态陡然间变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并最终成为治理生态环境的直接参与者。

2004年春，近百名企业家到阿拉善种树，其间联合发出了《阿拉善宣言》，每个企业家每年拿出10万元，连续10年，共计一个亿，中国企业家群体参与治理生态环境的行动由此拉开。

2005年年初，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启动了一项大规模民间公益环保项目“SEE生态奖”。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企业家出资、国内NGO（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环保奖项评比活动。其宗旨是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活动，呼唤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起生态责任，共同实现维护人类美好家园的梦想。

此刻，作为最早关注阿拉善生态的企业家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宋军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因为虽然他在阿拉善的十年打拼已有收获，但“守望家园”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的行动，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压题图片：宋军在2005绿色中国与当代青年冬令营演讲

设，投资控股内蒙古阿拉善苁蓉集团，2001年投资沙漠旅游，创建阿拉善九汉天成旅游开发公司。

追述十年的沙海经历，宋军有说不完的心里话。1995年因从事生态领域研究，宋军来到了阿拉善，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阿拉善，相当于三个浙江省的面积。考察中他发现，阿拉善的三分之一是沙漠，三分之一是戈壁，三分之一是草原。“走过以后我惊讶，历史上的阿拉善曾经是水草丰美之地，虽然有沙漠，有戈壁，但它和人类社会基本是和谐相处的。”宋军说，“今天的阿拉善之所以成为沙尘暴的主源地，人为的因素占居第一位。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错误的‘以粮为纲’的国家战略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把一个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的整个河西走廊作为商品粮发展基地，生态破坏可想而知。”

从那时起，他每年三分之二时间在西部，并将经商赚到的上亿元资金全部用于对西部地区的生态治理上。

让生态产业化

近五年的时间，宋军找到了一条可称之为生态产业化模式的治理生态问题的途径。他认为以往众多的退耕还林之所以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

是主体不清晰，利益不明确。为了打破只栽树不养树的怪圈，宋军采取了“三合作”方针：一和政府合作，二和科研机构合作，三和农牧民合作。

宋军说，与政府合作很简单，即政府一定要作为生态环境恢复的投资主体，但是他不能作为实施主体；与农牧民合作比较具体，必须确定原土著农牧民一定是项目的实施者、参与者，尤其是受益者；与科研机构合作最重要，要做生态环境就绝对离不开科研，背离科学实践，看到的就只是短期的生态效益，巨大的生态灾难必然潜藏在背后，以往的这种轻视科研的教训枚不胜举。

宋军举例说，梭梭林本身没有生态价值，但是梭梭林根部寄生一种叫肉苁蓉的药材，非常珍贵，原来是野生的，但通过和科研机构合作，找到了人工种植培育的办法。对于当地农牧民而言，首先看到的是其经济价值，想要得到这种中药材，就必须保护一片林带，要想得到更多的肉苁蓉就要种植更多的梭梭林。当地居民种植梭梭林的经济收入是放牧的10倍。当拥有了大量的肉苁蓉后，依然离不开科研，“我们和北京医科大学、中科院植物所合作，深入开发肉苁蓉产品，赚到了钱，我可以给农牧民更多的钱，循序开发更多的产品，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绿色产业循环链”。